

散文獎

初審會議側記

記錄◎謝麗笙

言叔夏表示，「這次閱讀的稿件，在題材上觸及大量的疾病與死亡，這本是文學獎歷年的常態。稍有不同的是，這批稿件有極大比例乃是書寫父母的病——無論是生理上的抑或抽象意義的。作者常能掌握某種超越的角度，打破過去親情書寫的既有窠臼或套路，來重新檢視彼此之間的關係。我認為這或許是一種時代的感覺邏輯？不同於過去文學獎經常關注同志、原住民等議題性較突出的題材，這批稿件更傾向將之揉進個人生命經驗的紋理。大致來說，作者們常能掌握一個完整的故事，在敘事上亦見持平的流暢，切入敘事的角度與位置常決定一篇文章的起手高低，亦是此次閱稿的一個基本標準。」同組的黃信恩指出，「與過去評審經驗相比，這批作品相對樸實、易讀，雖有幾篇題旨隱晦，但讀來卻有想像空間，大抵來說沒有過於華麗、用力的作品。有趣的是，『長照』與『網路交友』這兩相關題材，比過往更多被涉及，或許這是一種時代在散文上的刻紋。我總覺得一篇好散文，最終還是需引領讀者進到一個境界，去領略、收穫一件事，而不是只有知道一件事。這兩者有層次上的不同，或許就像一個進到家裡，一個只到家門口吧。此外，選出的作品中，有幾篇聚焦在自身缺陷，比方口吃、缺乏幽默感、肥胖，讀來很深刻，也傳遞出某些人生智慧，對我來說，是非常愉快、清新的閱讀經驗。」

林達陽表示，「我滿喜歡這一組的作品。初讀前三、四十篇，有一種不是很確定是不是在看林榮三文學獎的感覺，以前大家會很用力表演，這次比較沒有。作品樣貌滿豐富的，寫親情、鄉土、性別周邊的事情比較多，有很喜歡的作品。我會刻意把喜歡的樣貌拉寬一點，容納各式各樣的作品。個人推薦兩篇，是假如不特別挑剔缺點或完成度的話，單純做爲一個讀者，主觀上偏愛之作。」劉梓潔認為，「散文這個文類，有時就像是人生經驗擂台賽，此獎經歷十九屆的薰陶，包括地方文學獎的蓬勃，似乎已把同質經驗如親情、愛情、性別認同寫到底，退潮了。現今作者會開始開發自己的異質經驗，無論旅行或身分上的殊異，比如這次有到新疆旅遊者。還有一些沒有入選的，很明顯比較像二手經驗，扮演的成分很大。例如寫大樓管理員，讀後會覺得似乎是田調不足的二手經驗；比較可惜的還包括寫新住民生活，讀來也不太真實或稍隔了一層。」她思考，「就心法和技法比較，可能真誠度會更重要。因此這次有幾篇在技術上相較沒那麼純熟，但誠意和心意有到，我還是把它們選進來。此外也有些作品若去蕪存菁，修剪成一篇小品文，或許更好。」

楊富閔提出觀察，「以前評審林榮三文學獎，有時的確是『食重鹹』，參賽作品以議題導向居多。這幾年看下來，從學運到疫情，以及一直都在的少數議題皆有，今年反而看不出被議題給引導的寫作比重，也可能跟分組有關係。這批稿子的寫作者年紀似乎偏高，是滿有趣的現象，我在其中看見全民寫作，有不同年紀會發展出來的可能性。許多題材滿有意思，可以寫得很豐富，能看到一些只屬於那個年代的生命經驗。但這批稿子不太像過去文學獎常見的美學標準和規範，無法以學院或文學獎

技巧、語言套用，稍顯混亂，作者可能正在摸索方向。整體而言沒有很好選，有些就只是把故事說出來，我會期待更多層次的鋪陳，因此也在反思是否需要調整我的判斷。我想，最終還是要回到語言，故事有多麼特別是一回事，語言的設計會決定整篇文章的成果，就算很普通的題材，也會因此長得不一樣。」洪愛珠在該組稿件看到兩大區塊，其一是青年寫作非常多，「一開始看，有一種校園文學獎的感覺，後來我發現，他們不斷反映成就焦慮，容貌焦慮，職業困惑，社群恐懼，以及社畜人生求生不易，這是青年世代很大的書寫主題。他們拋出了大量困境，可是對於做爲一個作者的獨立思考，也就是如何回應其困境，沒有比較深的挖掘，於是就停留在抱怨。此外，會有大字眼一直出現：跨國資本主義，他者的關係位置，男性凝視，寫作的剝削……這很有趣，彷彿吸納了很多詞彙，在找到自己定位之前，其實有被環境影響，可惜的仍然是沒有讀見作者個人的思索。」至於「全民寫作」的部分，她附議當中有很多不工整的書寫，「有的很明顯是累積到中年甚至初老年紀才決定要寫，比如回顧戒嚴時期怎麼通信，基本上也就回應了時代——雖然作者不一定有這樣的意圖，但默默地記錄了一個時代。在文學獎這個擂台，這樣的作品可能很難進到很前面，但是做爲評審，尤其是初審，若要提供複審多樣性選擇的話，我很希望這樣的文章入選。相較於其他非常用力的文章，這樣的作品充滿個人生命的 passion——讀得出他投入的感情或對該議題感興趣的程度，才這樣龍飛鳳舞寫了一篇，很自然，很脫俗，值得鼓勵。」

散文獎

複審會議側記

記錄◎謝麗笙

張惠菁表示此屆水準很高的作品非常多，「面向非常開闊，你會看見一個光譜，呈現當代社會的各種面向，從人際關係，長照，非常困難的親子關係，到性的種種。各種各樣的經驗，這個時代的寫作者都非常勇敢也很自然地寫出來，且以很流暢的語言去講述。就算寫親情，敘事的角度也跟過往所讀過的非常不同。很高興看到當代生活的豐富性與變化，都被寫作者納入他們的感受和表達之中。當然，這批作品還是能分成非常好跟比較普通的。」她思考，「我們這個時代，也許受到寫臉書、使用社群媒體等影響，所以現今有些作品是噠噠噠噠把許多事實講出來，卻看不到感性的連結。另有一些則偏向了獵奇。文學作品終究特別著重內在的感性的表達，而不只是獵奇或事實的羅列。因此，雖然很多題材真的非常有趣，最後還是希望能讀到文學性：作品裡，是不是有個靈魂，把作者所要描述的事情抓在一起。」

胡金倫認為，「回頭看第一屆到第十八屆的作品，你會發現，散文這個文類在台灣其實不斷在改變。過去最早的幾屆，會看到比較傳統的敘事散文，可是現在，從必須要真實到真假可以不重要，散文的定義愈來愈擴大。」他讀此屆參賽作品，「今年的題材真的是百無禁忌大解放，尤其男性女性對於身體跟身體的自我探索，性的意識非常高。宅男宅女的意識也有很大的改變。另外，過去我們看到

的親情書寫可能較傳統，常見死亡的書寫，今年這批稿件，尤其寫兩代之間和父母相處的部分，無論父母有無工作、偉大或渺小猥瑣，很多作者都願意坦然面對自己的身世。此外，還讀到包括性別認同，或從環保、金融業角度來寫的，儘管不一定進入決審，但我認為今年有非常多好看的作品。」

王盛弘觀察，「近年來，散文（尤其在文學獎中）有一個趨勢是寫得很輕，有點疏離地看事情，我覺得這樣很好。一方面閱讀的時候，比較不會造成情緒的負荷，二方面是作者可以從比較廣的視野來看所寫之事。今年最強烈的感受就是所有禁忌都被打破了，幾乎沒有什麼是不能寫的，不曉得是不是和這個視角有關係？因為寫作者隔著一點距離，把自己當成一個觀察的客體，所以可以把很私密的事情很坦然地寫出來。」此外，「這屆參賽作品的文筆不只是好，而是非常非常好。細節的再現能力非常強，可是有一些作品迷失在細節裡，無法推動敘事，或是無法整合主題，會讓讀者有一點分心。評審時，我會挑選整體題材和完成度都相當高的作品。」

散文獎

決審會議紀錄

記錄◎謝麗笙

怦然心動的時刻

時間：二〇一三年十月四日下午二時半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林黛嫻、封德屏、郝譽翔、陳雨航、張瑞芬（依姓氏筆畫排列）

會議開始，基金會報告收件情形，本屆共收到四一六件來稿，由言叔夏，黃信恩；林達陽，劉梓潔；楊富閔，洪愛珠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選出四十四篇作品進入複審。初審委員得以不限篇數，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於複審時參與計票。再由王盛弘、張惠菁、胡金倫等三位複審委員，選出十五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推舉封德屏擔任會議主席，並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封德屏：這屆作品有共同特點，題材能反映社會關注，譬如階級，民俗信仰，父母老後的照顧，

寫作形式則輔助其主題。散文文體本來就包含實用性和社會互動性，就像唐宋的賦，現在看來也是政論；五四運動的雜文，則是作家藉社會運動表達其思想。所以我樂見文學獎可以選出各種社會文本中的佼佼者。

陳雨航：在當今小說範圍極大化，散文範圍也有擴充的情況之下，我如何面對散文？我認為兩者有一些重疊，但小說比較多鋪陳或演出，散文則有較多內省，這批散文大部分也都有這樣的呈現。也許初複審想把各種多元議題選進決賽，看不出有特別集中的主題。無論是否「政治正確」，我審稿還是回歸文學面來看。這次多篇作品會聚焦講述一件事，這件事也許不是那麼大，但未必不重要，它會因此而對應到人生課題，譬如雙眼皮、牙齒，因此常常給我見微知著的感覺。

林黛嫻：無論散文或小說，在此獎都可以看到對文學的實驗，並把文學的藝術擴充到極致。譬如今年，我發覺原來散文可以寫到這樣。以前我總認為散文好像遇到瓶頸了，必須向小說借技巧，可是在讀這一批作品時，又覺得，散文還有可以繼續發揮的地方，這是非常可貴的。此外，現今擔任決賽很辛苦，因為每篇作品水準都很相近，以前也許某幾篇很快就出局，現在無論哪一篇脫穎而出都是很困難的。因此，就算落選也不要太難過，都仍然是非常優秀的作品。

郝譽翔：我第一次評審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獎。散文這文類非常特別，因植根於個人經驗，自我的暴露跟坦誠會比其他文類更多。在此前提下，能不能提出新的觀照，幫助我們看待人事物有新的視角，是做為一個讀者或評審更關心的事情。這也是我心中評選散文的標準。這批作品，我雖沒有之前

的閱讀經驗可做對照，但感覺稍有不足，同質性比較高，有點難評選。雖然議題是多元的，但多篇集中，在身體書寫，比如口吃，口腔，變性，裸體，同志，性別，情欲等。在私書寫之外，能不能拉出更多視野或新的高度？因上述主題，在台灣文學寫作中，已經看過很多精采作品了。此外，有一些篇章也點出社會變遷脈絡，比如科技的，雙語政策的，或者移工的，海外的，境外的，可都點到為止，並沒有展現更有魄力的視角；本土題材，比如民間宗教，是很好的議題，也淺嘗而止。台灣散文走向多元化已多年，我們希望散文能展現更磅礴的視野，這批作品就這一點來說，是有一些小小遺憾。

張瑞芬：多次參與林榮三文學獎的散文獎決審，非常榮幸，每一年在這裡讀到的作品都讓我大開眼界。如果我要為此次評審寫篇感想，或許會定標題叫「怦然心動的時刻」。我們講了很多理論，看了很多作品，但是到最後，文字的魅力，以及節奏的掌控，還是一篇文章成功與否的關鍵——這篇文章看完你會記得嗎？第一眼有怦然心動的感覺嗎？有些文章整篇看起來不錯，怎麼好像少了點什麼，如果再加點調味料或許會好一些？現在學生普遍的文字功力似乎有下降趨勢，以前像翁禎翊高三就獲得三獎。現在年輕一點的學生恐怕不容易擠進決審了。不過我們只管選出最好的東西，能表現這個時代寫文章的高度。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每人不分名次，圈選五篇，結果如下：

四票作品

〈媽媽說我是假的〉（林黛嫻、封德屏、郝譽翔、張瑞芬）

三票作品

〈神之子〉（林黛嫻、封德屏、陳雨航）

〈翻唱黃鶯鶯〉（郝譽翔、陳雨航、張瑞芬）

〈讓我們停留在口腔〉（封德屏、郝譽翔、陳雨航）

兩票作品

〈長短句〉（郝譽翔、陳雨航）

〈吃粽〉（林黛嫻、陳雨航）

〈塔縣〉（林黛嫻、張瑞芬）

〈溜爸爸的人〉（郝譽翔、張瑞芬）

一票作品

〈沒有香味的齊克果咖啡豆〉（林黛嫻）

〈記得的〉（封德屏）

〈K與電風扇〉（封德屏）

〈完全變態〉（張瑞芬）

○票作品

〈笑笑〉、〈微光〉、〈裸照〉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評審針對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優、缺點。

一票作品

〈沒有香味的齊克果咖啡豆〉

林黛嫻：寫一個越南籍的人來台灣工作，感染了恙蟲，生死關頭思考自己遠離家鄉工作的狀態。

這個作者也許不是非常熟練，很多文句看起來比較樸實，可是題材特別，現在台灣移工和新住民愈來愈多，能有一個外來者用不一樣的角度看台灣，很願意給他鼓勵。

郝譽翔：這真的是很值得書寫的面向。比較困擾我的是，它用一種菁英式口吻來寫，不是說移工就不能是菁英，而是對我來說那聲腔和內容有一點矛盾，這是我沒選的原因。

林黛嫻：他要念河內農業大學的，確實是菁英。

陳雨航：他可能是菁英，但那語氣是台灣的菁英。

封德屏：敘事有點混亂，現實場景的描繪太少。有點刻意用很多典故，文中直接表達那些知識，就失去了現實，也缺乏核心的意象。

張瑞芬：獨白稍微缺乏層次感，有點單薄。

〈記得的〉

封德屏：女兒照顧年老失能、失聯多年的父親，在過程中敘述對父親無用、欠債跑路的記憶。全

文敘事方式一致而緊湊。從尋找車牌開始，將女兒對父親的厭惡和愧疚交織的記憶，和當下鋪展開來，並非完全線性的敘述，但是解謎的速度和謎語的難度剛好。這樣的情感累贅，難以一刀切斷，就像父親計程車上雜亂的家當。文字克制，成功透過意象把情感具象化，剪裁功力很好。

張瑞芬：題目缺乏記憶點，敘事有點混亂，到最後父親是不是失智了，沒有很清楚交代，因此收尾稍微無力，不然那種悲涼、無奈的真實人間，失敗父親的無言結局，是很值得著墨的。

陳雨航：關於題目：她「記得的」是，FA是father，744是去死死（台語），最後也強調病房號是744-1。看到第四頁，我才知道主述者是女兒，因為散文不是影像，作者可以更早告知讀者性別。另也有些敘述較模糊。我也思考，根據對爸爸的描述，他就是爛人一個，常見一個家庭的崩壞都是因為爸爸，那他有沒有過什麼好處？

〈K與電風扇〉

封德屏：用租屋處燒壞的老舊電風扇比喻破碎的自己，K對待舊電風扇的方式，暗藏他也是如此對待敘事者；另外，作者也用燒壞來比喻自己不被重視，產生情緒的內核。文章主體由兩條線撐起來，燥熱，貧困，窄小凌亂的環境和心境的營造，都很適切。意象塑造滿克制的，儘管有些微匠氣，但對比和意象真的很好。

林黛嫻：這篇塑造的氛圍滿迷人的。住在頂加的情侶，一個喜熱，一個怕熱，作者用這種燥熱感去描述自己困在這段感情裡。可是轉折有點突兀，最後說不再熱了，如何從這困境裡找到出路？鋪排

沒有非常清楚。

郝譽翔：這篇文章迷人且充滿詩意，用燥熱的意象去寫愛的困境，是高明含蓄的筆法。沒有圈選它，是覺得這是小題材，大獎裡難免是比較吃虧的。

張瑞芬：這篇前面鋪陳得挺好，可以感覺到那種窒息與無望。最後為什麼會自己焦黑一片卻身體發寒，我想是因為感心（tshen-sim），煎熬到死心了，決心走出這段感情，可能是那樣的轉折讓人感到有一點突兀。

〈完全變態〉

張瑞芬：變態有兩個意思，一是改變形態，表示長大了；另一個就是變態。一個少年周旋在兩個同志情人當中，一個是研究生，專門研究昆蟲如何孵化變態，另一個是外國情人馬丁，是很風流的。題材生猛，寫出年輕時茫然無措、迷失的感情，但也許不太知道最後整篇想要表達的是什麼。或許那種情境是連作者自己也分析不清楚的。

封德屏：它的比喻很好，等待長大的幼蟲是作者自身，他就像是兩個男子所蒐集和解剖的標本，種種行為都以昆蟲在完全變態之前的行為來比喻，就像昆蟲在交配期的那種貪婪，給欲望本身一個很華麗的舞台。相較於哺乳動物，昆蟲才能完全變態。文字很厲害，有強烈的顏色氣味，好像能感覺他們的交纏。但我似乎看過這篇文章，或類似的生物學意象和身體欲望，所以有點猶豫。

陳雨航：我Google不到文中所寫的「羅宋色」。我知道羅宋湯，但是羅宋色是什麼？它出現了

三次。

封德屏：我也疑惑，我把它當做像番茄、紅蘿蔔的顏色。

林黛嫻：這篇有些東西描述太露骨了，句子很直接，文學性稍弱。

郝譽翔：最精采處就是感官意象，寫甲蟲，製作標本，肢解過程，但其實都在寫身體。最後顯然有一種啓蒙跟領悟，可是它到底想要表達什麼？真的就是年輕的困惑的愛情。

陳雨航：就是不計生死地向光撞去，一如甲蟲。

（經評審協商，一票作品皆被放棄。）

兩票作品

〈長短句〉

郝譽翔：這篇語言相當詩化，寫口吃，但舌頭意象無所不在，且藉此不斷辯證，語言是不是真能表達自我，還是可被簡化、被替換？是不是真能達到情感雙向溝通，還是長話根本就可以短說，精簡至核心的意義？乃至於語言其實就是一種呼吸，呼吸重點在於發音的換氣調節，而不是語言本身。所以語言跟我們心裡的情感，也就是能指跟所指之間，藉由口吃，做了精采的思辨，甚至是種人生哲學，口吃或治療最後都有雙關寓意。對照母親的退化，本來是母親教她，到後來母女都要去接受治

療。結尾很漂亮，簡單但意味深長，篇名也具象徵意義。

陳雨航：這篇很有代表性，從身體寫到最後母親跟她倒過來的情況，從口吃到語言，甚至文字，都有關聯性。此外，現今很多人寫作使用台語，但各行其是，我比較趨近用台語時，希望讓不懂台語的人也能了解，如果讀者可能會誤解，可以加個括號。

張瑞芬：口吃的女兒遇上中風的母親，題材就造成一種張力，表達也很有魅力。題目則沒有很能夠扣準整篇的內容，如果改成「妖精之舌」會不會好一點？最後那句「咱來轉去」，不加「去」更好。已經口吃說不出話了，語句要破破碎碎，一字抵兩字。如果真要用台語文，就要非常貼切，尤其結尾。

封德屏：語言出發的路徑形容得阻礙曲折，描寫非常詳盡，但意象的環節似乎有點欠缺：不能表達的是什麼？是敘事者的自我，還是對親人的感悟？讓她遲遲不能越過語言的恐懼又是什麼？

〈吃粽〉

林黛嫻：親情散文每次都有，用飲食文學來帶親情的作品也非常多，但這篇寫出新的東西，而且文字非常好，有一些形容除了表面上的文字，還讓我們進一步思考作者所要連結的。譬如，「不帶框架的自由長得太像恐懼，沒人敢要。」主要寫她母親的悲傷，可藉由吃粽到中秋節這過程，把悲傷一點一點在文字裡滲透，非常高明。媽媽說要吃粽子可是女兒不想吃，因為她覺得「向她招著手的明天，沒有來招呼我。」可事實上她媽媽也還陷在死亡的悲傷裡。「蒸回去還給老天爺」的描繪也非常

深刻。尤其是結尾，悲傷究竟是到了盡頭，還是才剛要開始？寫得非常隱微，卻讓人感覺一直籠罩在悲傷裡。

陳雨航：這是一篇非常好的散文。我覺得散文就是一件看似普通的事情，但是找到一個新角度，就會有新的東西出現。這篇最好的是文字，看起來有點樸拙，不那麼華麗，用字精簡，語言密度卻很高。文字風格是這十五篇裡最強烈的一篇，會產生這樣的風格，我覺得是作者對生活的實質體會。探討家庭成員的關係，有強烈面對現實的行為和作風，譬如她與母親對於過節的看法，人物刻畫可以分辨出母女兩人是不同世代，這個差異表達得非常好。長輩要靠節日行走才能安心過日子，那是母親生活裡重要的部分；也談「父親的女兒」與「母親的女兒」，顯現女性主義的議題。雖然如此，大部分時候，她們仍在既定框架裡，「吃粽」其實就是把日子過下去。

封德屏：我可以附議此篇。作者以簡單的家庭生活衝突、小毛邊做引子，把背後的糾結一股腦拉開，就像江鵝《俗女養成記》。文字精準，對話密度很高，一開始就揭開親情除了表層還有千千萬萬的拉扯，帶出歷經家變的情感起伏，適當安排親情的眼，滿催淚的。甚至可以想像它編成一部劇或舞台劇的感覺。

郝譽翔：同意各位老師說的優點，能將吃粽做這麼精采的書寫，令人眼睛一亮。只是「爸爸的女兒」與「媽媽的女兒」這看似女性主義式的辯證，那她是站在哪一邊？比如她不願意吃粽，怕爸爸死完了，「爸爸的女兒」身分就告結，一直在「爸爸的女兒」的情境裡，可是後面又去寫媽媽，有點抓

不住作者立場。不是一定要站在爸爸或媽媽那邊，而是嘗試做此辯證時，作者要帶我們走到哪裡？

張瑞芬：一篇文章只能有一個主軸，「爸爸的女兒」與「媽媽的女兒」，似乎有點主從不分？另外，語言很精確，很少能夠寫到這麼好，但這篇一下子顯得很傳統，一下子又顯得很聰明，現代和鄉土感覺一直在打架。黛嫚老師說的隱微，我很同意，但好像有點寡淡了。

〈塔縣〉

張瑞芬：彷彿在看徐振輔《馴羊記》，很像是一整本小說中的一章。寫台灣青年到大陸一個塔吉克村落，因為拿台胞證沒有辦法住民宿。細節和情境寫得很好，但沒有頭尾，看不出主軸在哪裡，題目也有點隨興。

林黛嫚：在十五篇作品裡，這篇題材非常特別。寫一段自己旅行的經歷，確實沒頭沒尾，但它寫出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不管他們能不能順利在民宿過夜，藉由這過程，他觀察到當地人的生活，當地人也處在恐懼裡。當然我們需要去研究塔縣在哪裡、這個地方為什麼拿台胞證不能住，但因四千字篇幅沒有辦法交代這麼多，如果我們不去追究那些點，也是可以看出他要傳達的。做為遊客，你只能觀察到這裡，對一個地方的參與大約也只能到這裡。一篇旅行文學這樣表達還滿適切的。

封德屏：有一點異域風情，有一點神祕獵奇，也僅僅如此。這題材少見，但跟旅行文學開疆拓土的前輩相比，寫得不太深刻。他遇到這樣的議題，可是這議題並沒有為這文章的文學性和藝術性加分。

〈溜爸爸的人〉

郝譽翔：我們都進入手機、科技時代了，這篇運用的元素，比如定位，很能引起我的共鳴。雖然它也有一些問題，有真的爸爸又有 sugar daddy，「爸爸」變成多重意義，讀來有點跳躍，但也有巧思。

張瑞芬：這篇很適合發表在報紙上，因為年輕族群是完全看得懂的。他幫爸爸找手機，爸爸也可以通過定位知道他在哪裡，同一個時空在做不一樣的事情，從空間定位講到人際關係，滿有意思的。封德屏：如果「尋找」是這篇最重要的意象，前半段對爸爸失憶似乎著墨過少，意象的占比和銜接，有點缺乏說服力，所以情緒最後無法完整傳達給讀者。

三票作品

〈神之子〉

林黛嫻：寫台灣三代之間，爸爸的人生跟宗教連結很緊密。人物鮮明，爸爸形象有畫面感，崇拜神明的細節寫得很好。適當運用台語，阿公罵爸爸會扶拐（khioh-kak）在下一代聽起來也有衝擊。藉由作者所描述，讓爸爸跟宗教的連結變得更為可信。架構很完整，講神之子為什麼是神之子，最後又點出無論是不是神的兒子，他終究是這家庭的孩子。作者沒有直接說出道理，我們在閱讀中，卻很容易可以得到體會。

封德屏：我也覺得這篇很好。開頭的自我介紹是作者替父親擬的，結尾是後來刊登的版本，一頭一尾，是她父親整個人生。父親在祖父那裡沒有得到認同，在做神明契子的過程中得到補償；因為當神的兒子，造成她父親跟她祖父的矛盾，當中也形塑出在她心目中的形象。滿高明地寫出父親的一生。

陳雨航：這篇的好處是，這父親是信神到極致、像強迫症般的一個人，可是最後呈現其實他就是一個普通人。在宗教上有滿大部分都是這樣，這篇所寫的父親有其代表性。

郝譽翔：我支持。初讀不覺得那麼精采，每一次再讀又被感動。它不是表面上非常華麗或操縱議題的散文，寫出台灣鄉土某一個非常真實的面向，好像我們都會見過這樣的人。阿公跟父親之間的對話寫得太好了，乃至於最後父親決定開刀的轉折，敘事者要結婚、父親對她的交代等，沒多做渲染，但情感更為深厚，留給讀者很大的想像空間。

張瑞芬：此篇讓我想到林徹俐，她在《附神》寫爸爸是乩身，這篇氛圍非常接近。鄉土民俗的題材能夠寫到這樣，是很不容易的，因為真的要身在其中，才有辦法寫到這麼細微。結尾稍淡了一點，不過宮廟的氛圍非常到位。

〈翻唱黃鶯鶯〉

陳雨航：這篇很俏皮，很會玩文字。全篇從雙眼皮寫起，用中西流行音樂串起青春記憶，談西化一代的生活和世界觀，從黃鶯鶯的歌學英語，也談現在提倡雙語，那麼中文和台語也算是「雙語」。

記憶最深的是作者提割雙眼皮那一段，文中說到白人愛的是什麼、東方人憧憬的是什麼，到後來的「兩道彩虹」，最後又回到雙眼皮，都有呼應。當然看得出有一點設計感，但作者出入很自由，是看似輕鬆又有功力的寫法。

張瑞芬：這是很驚豔的一篇，輕快幽默的散文很少見、很難寫。作者從雙眼皮、語言，寫到人格、文化轉換的困境，黃鶯鶯唱西洋歌前不會留洋，可是英語字正腔圓，所以這篇取這個題目非常貼切。作者寫他是淡江英文系的，英文系學生本來就在一種雙語的衝擊中，文中轉換場景非常自然，張馳有度。光是語言的輕快感就是其他篇沒有的，也切中雙語政策的時事。

郝譽翔：作者應是有呼應現在雙語政策爭議的企圖。另一方面，作者很聰明也有巧思，本以為他要寫流行歌曲的懷舊，後來才恍然大悟是藉黃鶯鶯寫六〇、七〇年代以來，台灣某種程度上西化甚至崇洋的迷思。新加坡也是不斷出現的隱喻。另從崔苔菁翻轉成Tacy「吹西」等，可看出作者相當有才氣。但也有些地方略有突兀，比如突然冒出賴聲羽，如果讀者不知道賴聲羽或賴聲川，可能會疑惑這是誰。閱讀這篇文章，要有共通的文化語境，才接收到裡面的訊號。

林黛嫻：此文優點真的是活潑自由，但寫法也是太跳動了，一下子講黃鶯鶯，又跳去講崔苔菁，最後又講第二道彩虹——這是陳秋霞，中間還有一整頁講淡江的生活。不了解內容情境的人，如何知道其架構？作者很有才氣，可是到底要把讀者帶到哪裡去呢？

封德屏：拿來做指涉的意象連接不足，有點駁雜。如果用眼皮和語言文化互相指涉，集中說明自

己在中文和英文之間的狀況，可能會比較清晰。

〈讓我們停留在口腔〉

封德屏：從牙齒和階級的關係延展，探討人為何難以脫離原生家庭的眼界和帶來的影響，強調階級的爬升有多困難，很溫柔、很日常地，處理一個普遍化的社會議題。保有若干文學性，譬如口腔意象的延展，和整體表達的含蓄。結尾對於口香糖阿姨的描述，戛然而止在側面表達阿姨脫離原有階級的失敗，不忍傷其同類，非常精煉地提點全文意象。寫作的結構和方式，寓意深遠。

郝譽翔：牙齒真的是階級，尤其現在對牙齒美白的迷思，以及很多媽媽對女兒矯正牙齒的焦慮，那都是要花大錢的。乃至於植牙，牙齒保健，從小的習慣，其實都代表了你的出身背景和教養的某種位階。這是一部牙齒狂想曲，充滿幽默自嘲又具批判性。從阿嬤說牙齒不好會命不好，到醫生說基因不好，到自身的家庭，全都在牙齒當中顯現。出身影響自我認同，自我認同影響性格，性格又影響人際關係。若C教授和口香糖阿姨的人物設定可以再處理得更好，就更完美了。

張瑞芬：開頭阿嬤說，牙不好的人晚年命運會不好；而口香糖阿姨本來賣口香糖，但敘事者後來看到阿姨已經在乞討了。她不拿自己和阿嬤的命對比，而拿口香糖阿姨的處境來說：的確，牙齒連結到你的出身，連結到你未來的命。乍讀感覺前半稍顯碎散，沒有段落感，可是後面愈寫愈好，結尾也很有力，非常巧妙呼應了前面。

陳雨航：我讀到C教授有外遇時，也覺得有點突兀，因只有四千字，重點確實應該擺在階級。

最精采的是關於「早知道」，她說「早知道」這種事在貧困階級是難以存在的，因為沒有人能告訴你。文字使用很順暢也算精明，甚至有點華麗。這篇散文精采就在從牙齒帶到階級和自尊，帶出一個新的角度。

林黛嫻：有些地方用字較為隨性，但大家講的優點我都覺得滿好的。

四票作品

〈媽媽說我是假的〉

陳雨航：這篇有點戲劇化。他都已经轉換性別了，媽媽還要帶他去花蓮見師父，那一段寫得真的很用力，太強烈了。

張瑞芬：那一段我不覺得突兀。傳統老人家對於女兒變性、摘掉性器官，也不覺得換到兒子，因為他沒有傳宗接代的能力。所以媽媽才會說你殺了我女兒。這就跟有些父母發現孩子是同志不能接受一樣。文字不俗，題材驚人，非常吸睛，以前文學獎中常讀到同志認同、出櫃的作品，現在則讀到了跨性別。花蓮師父那一段，等於把他的努力給崩解了，結尾非常有力。

林黛嫻：就是從這篇讓我發覺散文還有更多可能性。因為講性別的作品其實已經非常多，可是這篇還是寫出新的東西，無論是作者自身經驗或書寫他人經驗，寫得很到位，田調很扎實，手術細節也無誤。文字非常好，會被帶著從頭走到尾。有很強的設計性，包括去花蓮那段，是爲了藉由靈性師父

說出「我的女兒是假的」；或是以張懸／安溥來對照自己的經驗，但設計得非常好。

郝譽翔：我也覺得這篇滿精采的。但裡面的情感比較直接，很多情緒都是張到最滿，留白空間比較少。當然也因為所寫的換性經歷非常戲劇性，可以理解為什麼要用如此情緒高張的方式書寫。只是，結尾說得太決斷了一些，假如情緒可以再收一些，情感張力或許會更強。至於以張懸／安溥比喻自己，是我有點疑惑的地方，因為張懸／安溥只是從藝名換回本名，並不是轉換性別，似乎有一點比喻失當。雖然文中有嘗試連結：張懸是支持同志的，假如媽媽喜歡張懸，心態應該也會開放一點。略顯牽強。但如果放諸性別書寫，這篇寫出讓我們震撼、新鮮的面向，是相當難得的。

封德屏：若脫離議題，不管政治正不正確，我覺得這篇是可以給獎的。確實在閱讀時，對不太熟悉的過程有點驚心動魄，但是傷痛的描寫不至於濫情，且具有張力，不可否認他的文字和安排是非常好的，會被撼動。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評審針對八篇作品，進行第二輪投票，最高5分，最低1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媽媽說我是假的〉 16分

（林黛嫻 5分、封德屏 4分、郝譽翔 2分、張瑞芬 5分）

〈讓我們停留在口腔〉 16分

（林黛嫻 2分、封德屏 5分、郝譽翔 3分、陳雨航 3分、張瑞芬 3分）

〈神之子〉 14分

（林黛嫻 4分、封德屏 3分、郝譽翔 4分、陳雨航 1分、張瑞芬 2分）

〈翻唱黃鶯鶯〉 10分

（林黛嫻 1分、郝譽翔 1分、陳雨航 4分、張瑞芬 4分）

〈吃粽〉 10分

（林黛嫻 3分、封德屏 2分、陳雨航 5分）

〈長短句〉 8分

（封德屏 1分、郝譽翔 5分、陳雨航 2分）

〈溜爸爸的人〉 1分

（張瑞芬 1分）

〈塔縣〉 0分

由於〈媽媽說我是假的〉、〈讓我們停留在口腔〉兩篇同分，評審針對兩篇作品繼續討論。

張瑞芬：〈媽媽說我是假的〉題材的鮮明程度，做為首獎比較能彰顯文學獎多元的意義。〈讓我

們停留在口腔〉的文字是不同層級。首獎和二獎獎金差很多，看板（招牌，khang-pàng）意味也差很多。

陳雨航：除了我投最高分的〈吃粽〉，其他篇我覺得比較接近，滿難選的。只是我有點介意太戲劇性，看起來像小說的散文。

林黛嫻：不管〈媽媽說我是假的〉是真實經驗或者是別人的經驗，至少作者田調非常扎實，讀起來完全有可信度。〈讓我們停留在口腔〉相較文字略遜色些。

郝譽翔：我支持〈讓我們停留在口腔〉是因其觸及層面較廣，談到階級出身的問題，大眾讀起來可能有共鳴。〈媽媽說我是假的〉畢竟是一個比較特殊、戲劇化的經驗。若回到文學上看，做為首獎，文字是非常重要的。兩篇相比，〈讓我們停留在口腔〉文字確實稍有落差。

張瑞芬：〈媽媽說我是假的〉有兩個適合做首獎的理由，第一是文字整體找不到太大問題，第二是，如果首獎搶眼，在現在文學低迷的時代裡，可能還是一點廣告性。〈讓我們停留在口腔〉也寫得很好，但題材可能沒有非常吸引眼球？

陳雨航：黛嫻說〈媽媽說我是假的〉田調做得很好，這不太能說服我，反而感到擔心。因為當我們說田調做得很好，就顯示這篇散文不是寫自己。另一部分是，他以張懸／安溥比擬自身變性，不對稱的差距很大。再者，因各題材都有，也經過那麼久的政治正確，我認為不要太介意政治正確或是否多元。

封德屏：我想我們投它不是因為政治正確，是看作品的寫作，結構，意象，文字，感動或是震撼。

討論完畢，評審以舉手表決，〈媽媽說我是假的〉得到四票（林黛嫻、封德屏、郝譽翔、張瑞芬）勝出。評審決議依分數高低，由〈媽媽說我是假的〉獲得首獎，〈讓我們停留在口腔〉獲得二獎，三獎為〈神之子〉，〈翻唱黃鶯鶯〉和〈吃粽〉並列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散文獎

決審簡介

林黛嫻

一九六二年生。世新大學中文系博士。曾任《中央日報》副刊中心主任兼副刊主編，曾任教於淡江大學中文系。曾獲中國文藝獎章小說創作獎。著有散文《彼身》等；小說《單獨的存在》等。

封德屏

一九五三年生，淡江大學中文所博士，現任《文訊》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執行長。曾獲金鼎獎特別貢獻獎等諸多獎項。著有散文集《我們種字，你收書》，主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百冊提要》。





郝譽翔

一九六九年生。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創作系教授。曾獲金鼎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時報文學獎等。著有散文集《城北舊事》等，小說集《幽冥物語》等，編有《當代台灣文學教程：小說讀本》等。



陳雨航

一九四九年生，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畢業。曾任職報紙副刊、雜誌、出版編輯多年。著有長篇小說《小鎮生活指南》、短篇小說集《策馬入林》等，散文集《時光電廠》等，編有《九十三年小說選》。



張瑞芬

一九六二年生。東吳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為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書評《荷塘雨聲：當代文學評論》、《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等多部，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之《楊念慈》、《林海音》。